

春风十里， 不如你

沐清雨◎作品

春水初生 春林初盛
春风十里 不如你……

原名《城池营垒》

You are better than the spring breeze



春风十里， 不如你

沐清雨◎作品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风十里，不如你 / 沐清雨著. —北京：中国华
侨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5113-2990-5

I. ①春…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0971号

春风十里，不如你

著 者：沐清雨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洁 月

封面设计：所以设计馆

版式设计：刘碧微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9 字数：288千字

印 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990-5

定 价：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068999 传 真：(010) 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序	001
第一章 上个路口遇见你	003
第二章 不是爱情是什么	046
第三章 我的开始在这里	075
第四章 那朵旧日的花儿	111
第五章 想要你的一辈子	137
第六章 爱是感恩的礼物	169
第七章 无法完美的美好	192
第八章 舍不得的因果关系	218
第九章 永恒的军人风采	235
第十章 你是我的城池营垒	251
番外一 认错亲	289
番外二 初吻	291
番外三 卧倒出枪	293
后记	297

序

清雨邀我为她的新书写序，其实我是犹豫的，总觉得序在卷首是件严肃的事情，而自己文字粗浅，似乎与作书写序扯不上边，有点勉为其难。

只是仔细想想，做人做事，不必太过拘泥。与清雨相识，是因为我演的电视剧，她是影迷。之后便听说她在写作，各自忙碌。

直到去年，收到她出版的两本新书，得知其中一个故事的男主角是以我为原型而创作，很是惊喜，觉得她因剧成为我的影迷，我因书成了她的读者，实在是很奇妙。

如今清雨将再出新书，她文笔清新，以女性视角写情感故事，细腻丰富。想到有时会在书中男主角身上找到些自己的影子，不免会心一笑，心中自有一份期待。

春华秋实，勤奋和执着总会有收获。写下这段文字，与清雨共勉！

于波

2012年10月



第一章 上个路口遇见你

命运的剧本里，上个路口遇见，他以一种坚定的姿态向她款款伸手。

爱情，已是喷薄欲出。

随着一枚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三十六师为期三天的年终考核，在实兵实弹的对抗演练中落下帷幕。此一战，少校参谋邢克垒的表现可圈可点。

对抗的最后关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身为蓝军指挥官的师参谋长赫义城掂量了下自家的兵力，冷静地把指令透过电波传向战场：“从坦克连调兵，集中力量向东城进攻！一面挡住先头部队，一面取其指挥部！”

很快，坦克连就在少校军官束文波的带领下向主力部队全速行进。两股力量会合后，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红军”就已抢占了有利地势，枪炮没有间歇地向他们开火。

滚滚浓烟中，战势对蓝军极为不利。

千钧一发之际，邢克垒让束文波率领部队化整为零向东城推进，他留下扼守阵地。

邢克垒手上只是一个独立营，“红军”却是一个团阻挡在二十公里的阵地上，兵力如此悬殊，足见任务之重。赫义城略作思考，询问：“邢克垒，你行吗？”

为确保束文波及时赶到东城，他能不行吗？涂了油彩的脸上闪过傲然的笑，衬得少校肩章在黑夜里耀眼生辉。邢克垒



春风十里， 不如你

铿锵有力的回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打给你看看！”

然而下一秒，耳麦中忽然响起刺耳的沙沙声，所有通话瞬间被切断。

望着顿时黑屏的电子屏幕，赫义城啞一声：“不好！指挥网被破坏了！”

身为骨干的核心部队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再次令蓝军处于劣势。

气氛陡然紧张。

无线电静默的时间里，独立营率先发难，以猛烈的袭击暂时压制住了“红军”的火力，全力掩护邢克垒所在的步战车。

激烈的交锋持续。陷入“红军”伏击圈的邢克垒在通信中断的第一时间取出随身的便携电脑，以最快的速度最大化恢复无线电指挥网。

有备无患，此刻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外面的爆炸声充耳不闻，邢克垒手速极快地在键盘上敲击，冷峻的面部线条绷得紧紧的，如鹰般犀利的眼神瞬不离地盯着电脑屏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赫义城快沉不住气时，沉默的无线电终于发出声音，他听见邢克垒命令：“破袭小组打先锋为主力部队开路；二连随我的步战车殿后掩护！”

指挥网的迅速恢复鼓舞了蓝军的士气，超高分贝的爆炸声陆续响起，无后顾之忧的束文波率领主力部队在零伤亡的情况下向东城奔袭，身后的邢克垒则以一个营对抗一个团，阻挡“红军”通过阵地增援其指挥部。

持续不断的枪炮声中，蓝军主力部队在赫义城的指挥下顺利攻进东城。就在束文波准备发起最后一轮进攻时，突破重围的邢克垒居然抢先一步把独立营的营旗八面威风地插到了“红军”指挥部门口。

烟雾弥漫中，束文波透过耳麦调侃：“还以为你‘阵亡’了。”

笑容里有掩饰不了的得意，邢克垒以玩世不恭的语气回答：“我‘阵亡’了，谁取上将首级？”

面对如此桀骜的部下，赫义城莞尔。

晨曦微露，凭借较高的作战指挥能力与强悍的战斗本领，赫义城与邢克垒这对集团军公认的黄金组合力挽狂澜，改变了以往五三二团独

占鳌头的惯例，出尽了风头。

此一战，邢克垒功不可没，可尚未得到嘉奖的他转身就进了禁闭室。

照说关禁闭这种事在部队并不稀奇，尤其像邢克垒这种天不能拘、地不能束的性子，更是家常便饭。但这次不是赫义城下令关他，而是他主动、自愿地把自己关进去的，任凭几个参谋在外面叫破了喉咙也不开门。

束文波了解邢克垒的脾气，倔劲上来十头牛也拉不住，倒也没说废话劝他，只是先让他在里面捋顺捋顺思路，随后去找参谋长。

赫义城还不知道那边邢克垒已经在“造反”了，他拿起电话找人，准备部署下一步工作。

邢克垒的个人无线通信器材进禁闭室前交给了束文波。见是老大的号码，束文波顿时领悟了邢克垒的意图，他立即接通：“首长同志，邢克垒正在关禁闭，请指示！”

“关禁闭？”赫义城的脸沉下来，他把手中的文件往办公桌上一拍，语气顿时严厉起来，“那就让他关！确实有必要反省一下！”

知道两人这是杠上了，束文波想了想建议道：“要不要请政委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赫义城不赞同，再开口时就没好气：“他那么高的思想觉悟，用得着政委开导？”

束文波为难：“可新兵营那边……”

“告诉警卫连别给他送饭。”赫义城冷声交代，“他的一日三餐，从即刻起，取消！”通话结束，束文波自语：“这事大发了。”

接下来三天，警卫连都没给邢克垒送饭。

关禁闭嘛，管你少校中校，统统无效。

第一天，邢克垒竖着剑眉中气十足地抗议：“凭什么不给我吃饭，虐待俘虏啊？我告诉你们，我这是关禁闭，不是绝食！”

警卫连的同志敬礼：“对不起少校同志，我们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所以没有准备。”

第二天，邢克垒颇有情绪地砸门：“叫束文波来一趟！”

警卫连的同志又敬礼：“少校同志，束参谋让我转告，是你自愿关禁闭的，可以自行出入。”

第三天，邢克垒想出去却发现开不了门，他不无意外地怒了：“谁能给我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邢克垒的横眉冷对，警卫连的同志再次敬礼：“听说首长四处找不到你，为了确保他来时你在，我们只好采取非正常手段先把你——锁起来！”

“强盗逻辑！”邢克垒气得叉腰，眼里浮起暴躁之气，“你确定首长会找不到我，而不是他授意你们关我？”

“确定！”

“真确定？”

“百分百确定！”

“你敢再确定一遍？”

“……”

邢克垒正准备转移矛盾，束文波把赫义城的最新指示转达过来：“五千字检查，写不深刻，重写！”

“五千字？老大不知道我小学没毕业啊？”邢克垒顿时挺尸般仰躺在地上，“唯首长难气也！”

等束文波把五千字检查送来时，看着满篇的“处分我吧，我要吃饭”，赫义城气得都乐了，命令道：“把那浑球儿给我带来！”

片刻，邢克垒有气无力地站在门外喊：“报告。”进门后见办公室里只有赫义城一人，他站得笔直，“老大，你就批准我去五三二团吧，我就是想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训练的。我真不信这个劲儿了，怎么全军就没一个团能干得赢他们？”

尽管考核时露了脸，但终究没彻底盖过五三二团的风头，邢克垒没下战场就请示赫义城派他去五三二团蹲点，要看看那边是怎么练兵的。在没有获得批准后，他为了表示抗议就把自己关禁闭了，结果事没办成反被绝食。

赫义城头都没抬，一边看文件一边嗓音低沉地问：“他们的训练大纲你没看过？”

“看是看过。”邢克垒整理了下思路，“大纲是死的，人是活的，要不怎么全军的大纲长得一个样，练出来的兵却各有不同？就算他们团参谋长是特种兵出身，战斗力也未免强悍过头了。难道你

不好奇？”

“没你好奇！”赫义城依然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明显是不同意派他去五三二团。

邢克垒往前跨了一步：“老大，我……”

“站好！”赫义城抬眼，确定邢克垒以标准军姿站定，他把手中的文件甩过去，“给我按时滚过去！”不容反驳的语气。

邢克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同志让他“圆润”地滚开，那代表“没意见无条件执行，有意见无条件保留”的意思。见赫义城目光犀利地盯着他，不想继续被绝食的邢克垒摸摸鼻子走了。

走廊里碰到束文波，对方笑问：“妥协了？”意料之中的语气。

邢克垒眯了眯眼，一记扫堂腿招呼过去：“不给我送饭，啊？”

接着又抓住束文波的衣领将他抵在墙上，作势进攻：“让我写检查，啊？”

最后一肘落在兄弟腹部：“还嘲笑我，啊？”一句一击。

等他一系列动作完成，李师长正好从他身后路过。

次日，邢克垒刚踏进训练场，就听见尖细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喊着：“一、二、三、四……”当行走如散沙的方队闯入视线，他面上冷凝如冰山，眼角下意识地跳了跳。

相较多个兵种激烈的对抗演练，新兵营的训练场实在过于温柔了。确切地说，对于邢克垒这种好战分子而言，操练新兵什么的，实在是件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照说像部队这种“和尚”遍地的地方，女兵是珍稀动物，即便不像对待大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也不该太委屈。可惜在前来蹲点的邢克垒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穿着军装的人和不穿军装的人。

迈着稳健的步伐在一缕雾霭中走来，邢克垒神情冷峻，姿势利落，一双墨黑眼眸扫过众人时闪过犀利的寒光，与昨日被李师长撞个正着的他判若两人。

迎着晨光站定，邢克垒的视线锁定眼前的方队，开口时语气中透出尖锐的讽刺和明显的不满：“没吃饭，还是水土不服？知不知道什么

叫行走整齐化？”连最基本的口令都喊不好，还提什么队列？这样的训练效果，让他很有情绪。

“依你们这种蜗牛式的进度，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无法达标。”眼里寒光冷冽，邢克垒不留情面地训斥，“话我先搁这儿，新兵训练进行阶段性考核，成绩不达标的，一律卷铺盖走人！不要以为是女兵，我就会手下留情，降低标准。”视线触及一张熟悉的面孔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很快掩去眼里的惊诧，铿锵有力地说完整句，“我强悍的战斗力不是用来怜香惜玉的！”

邢克垒一出场就来了个下马威，搞得之前哼哼唧唧的几个女兵都不敢吭声了。随着一声口令，她们继续无聊地齐步走。

视线锁定排尾被迷彩服包裹的米佺，邢克垒琢磨：好好一姑娘跑这儿来遭什么罪！转念想到米佺的好姐妹儿贺熹是刑警出身，不禁猜测她之所以出现在军营八成是受其影响。如果不幸被言中，邢克垒决定，改天请贺熹那不胜酒力的男人喝茅台。

米佺同样意外会在新兵训练营遇到邢克垒。想到之前捉弄他的事，米佺想笑，不过碍于某人的视线压力，她憋回去了，把小脸扭向一边，以行动表达对邢克垒的不待见。

这个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幼稚的小动作忽然让邢克垒的心情多云转晴了，明白了赫义城非他不可的苦心。邢克垒对来新兵营蹲点不再排斥，在心里把首长感谢了一百遍。

众目睽睽之下，邢克垒和米佺不方便交换意见，尽管心中各有所思，但也只能若无其事地继续训练。只是邢克垒没有想到，属棉花糖的小妞居然“起义”了。

比如在站军姿时，邢克垒提示“抬头挺胸，两腿夹紧，收臀”时，米佺不再对他进行冷暴力，而是直接拒绝他纠正动作，抗议道：“男女授受不亲！”等他不知从哪儿找来根小棍再纠正时，她又嘟囔着指责，“这是不正当的人身攻击和接触！”

几日不见伶牙俐齿了很多啊，邢克垒的心情一反常态地持续走好。面对米佺有意的挑衅，他始终微笑以对。就在米佺暗自庆幸某人欺负不住她时，邢克垒使出了撒手锏。

这天，他计算着时间让女兵方队的队长吹响了紧急集合哨。当时米佻等人正在浴室里，不是浑身上下被沐浴露的泡泡包围，就是刚在头发上抹了洗发水，总之一个比一个狼狈。所以，等所有女兵在一阵忙乱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操场上时，顶着泡沫头的她们几乎个个如新鲜出炉的雪糕，滑稽得不行。

瞥了一眼米佻明显没有冲干净泡沫的头发，邢克垒板着脸抬腕看表，以低沉浑厚的嗓音不紧不慢地开口：“这样怎么行呢？要不再来两遍加深记忆，提高成绩？”

身形挺拔的邢克垒站在一众军官里，显得鹤立鸡群。女兵们的目光定格在他俊朗的面孔上，猜测是不是越帅的教官越变态。一片唉声叹气中，米佻绷着小脸沉默着。

邢克垒被她严肃的小表情逗得不行，面上却若无其事地示意队长下达解散命令，之后随口补充了句：“米佻留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女兵们看看米佻，递给她一记似同情又似嫉妒的眼神，各自离开了训练场。

等到空旷的训练场上只剩下他们两个，邢克垒忍笑看着米佻。

米佻有点小冲动想给他一拳，打破他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

半晌，邢克垒敛了笑，打量着身穿宽大迷彩服的她，以典型的邢氏语言训斥道：“你大脑结构不正常啊，跑来当兵？很苦很累很难熬你不知道？”

米佻小脖子一梗：“你什么意思啊？刻薄你自己就罢了，凭什么批评我呀？”

邢克垒与她迎面而立，英俊的脸上带着一点孩子气的神情：“就你这身体素质，怎么混进来的？”略顿，又表情困惑地提出关键性问题，“你当兵了，我们俩怎么办啊？”

米佻歪着脑袋看他，不得其解的表情中夹杂着微恼：“谁跟你‘我们俩’！办什么办呀！”

见她一副和他划清壁垒界限的样子，邢克垒笑得跟花骨朵似的，眼睛余光瞄了下四周，确定没人路过，他跨前一步柔和了语气：“你这气生得有点久了吧？陆军医院的事我大人不计小姑娘过，就算你报仇

了，扯平了行不行？”

听他提到陆军医院，米佻憋不住笑出声。

那是一个星期前，在陆军医院门口，米佻和邢克垒巧遇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当时米佻在医院正门等车，见一辆外观霸气的越野车在跟前停下，忍不住瞄了两眼，待看清车上坐着的是何许人，她扭头就走。

邢克垒跳下车拦住她，语带笑意：“怎么见着我就跑呢，还生气呢？”

米佻不得不看向他。邢克垒脚下踩着军靴，身上穿着作训服，剪板寸头，除了一身傲气，此时迎着阳光站定的他有种不可一世的气场。

见米佻不语，邢克垒探头探脑地向她身后看：“发什么呆啊，被邪教组织盯上了？”

米佻瞪他一眼：“看你最有邪教教主的潜质！”

邢克垒咧嘴笑，一副俊朗招摇的样子：“对我友好点啊小妞，要注意同志之间的团结。”

米佻的表情严厉起来：“说了不许叫我小妞！”

“那叫什么？”邢克垒双手抱在胸前，“小媳妇？”

“你——”米佻竖起眉毛，随后气鼓鼓地拿小高跟鞋狠狠踩了他一脚，抬步就走。

“这死孩子，敢踩我！”邢克垒嗤一声，转而朝她背影喊，“你来看人还是看病啊？知不知道骨外怎么走？”

米佻停步，回头：“你找雅言姐呀？”

“难道盯你梢啊？”对于她表现出来的不友好，邢克垒报以刻薄，“不要太高估你的貌美指数了。”见小丫头有发飙的迹象，他收敛笑意，严肃了几分，“开玩笑，别当真啊。是老大让我过来找嫂子。我这不是对陆军医院地形不熟嘛，特此请教。”

米佻转转眼珠，计上心来：“看你那么讨厌的分儿上，给你指条明路吧。你这么走，穿过门诊楼右转再左转就是综合楼，它旁边的C栋，二楼左转第一个门。”

对米佻的话深信不疑，邢克垒走过去捏捏她的小下巴：“那我先走了啊，赶时间就不送你了，自己打个车。”转身时不无意地听见身后的小女人骂他：“谁稀罕你送，流氓！”

邢克垒脚下未作停留，唇角却控制不住地翘起来。然而，等他遵照米作的指示到达所谓的目的地，站定抬头，赫然看见“泌尿外科”四个大字时，他傻眼了。

交锋无数回，这次邢克垒败得最有悬念。

随后，站在门口的医生略显不耐烦地招呼他：“是不是12号？是就进来。”

邢克垒太阳穴突跳，瞬间冷下脸：“你才12号！你全家12号！”

事后，邢克垒向贺雅言抱怨：“几日不见，那小妞的胆子倒大了，敢把我往泌尿科支！可耻的是，我一个堂堂少校居然信了。”当时，他还在奇怪怎么好像米作对陆军医院很熟，可由于贺雅言有台手术，他没时间多问，紧接着就演习了。

此时望着米作脸上小计谋得逞的表情，邢克垒也懒得和她算账了：“那个什么，看在我都道歉一百多回的分儿上，就跟我和解吧，行吗？”

道歉？她都快忘了，他又巴巴地来提醒她。米作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将小脑袋扭向一边躲闪着他的目光：“道歉我就要接受啊？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原谅你呢！”底气不足的样子。

“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想好呢？”邢克垒微微俯身，温热的呼吸抚过米作耳朵，“我都澄清过了，真不是耍流氓要冒犯你。”停顿了一下，他挠头，“你这一当兵，根本不是报复社会，而是报复我啊。”

“谁要报复社会报复你啦？神经病！”米作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澄清就能掩盖错误吗？我杀了你也澄清说不是真要杀你，可以吗？”

米作自动屏蔽了他的第二句话，只揪着第一句说：“喝酒就可以为所欲为犯错误呀？我杀了你也说喝了点酒不小心的可以吗？”

“这比喻可不恰当。”毕竟是在军营，邢克垒和米作保持着些许距离，“我不回避错误，可你总得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看我打电话你不接，发信息也不回，好不容易巧遇了还整我，不是想让我负荆请罪吧？当然了，登门拜访这种事，你愿意的话，我是没意见的。哎，你怎么走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妞？”

盯着米作愤然离去的背影，邢克垒笑，心想这小妞真有意思，没

什么爆发力还总爱急眼。随后他给赫义城打电话，接通后没有任何铺垫直接问：“老大，米作是怎么回事啊？”

“新兵，还能怎么回事。”赫义城那边很安静，显然是在办公室。

邢克垒一听那边的语气就知道有蹊跷，笑言：“柔弱如她都能当兵，我还不成将军了？要不老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狠狠心，使出浑身解数好好培养培养她。”

“就怕你把浑身解数用在训练以外的地方。”赫义城哼一声表示不予苟同，“现在还非去五三二团蹲点不可吗？如果你坚持，我可以考虑，毕竟让你堂堂少校到新兵营那种地方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邢克垒嘿嘿笑表决心：“首长说哪里话，你派我来，别说是新兵营了，就是魔鬼训练营我也照去不误。”

赫义城揶揄道：“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也不知道是谁又是关禁闭又是闹绝食，不嫌寒碜！”

邢克垒嬉皮笑脸：“要寒碜也不光我自己啊，首长你是我领导！”

赫义城没好气：“我为有你这样的部下感到窝囊！”

邢克垒识相地检讨：“老大，你就别再批评我了，通过今天的反省，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决定五千字检查重新写，坚决不同意束文波同志代笔。”

赫义城笑骂：“扯淡！”

军情得已缓解，邢克垒趁热打铁追问米作出现在新兵营的事。赫义城故意吊他胃口，直等他老老实实汇报完工作，才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医院的规矩，实习医生都要到部队接受一个月的新兵训练。此次参训的有两个人。”

“哪个边角废料医院有这么变态的规矩啊？”米作学医邢克垒是知道的，可依她的形象、气质，乃至性格，怎么看都和医生不相符，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把她定位成小天使来着。

“进行紧急卫生救护训练时可以让她们从旁协助。”赫义城简明扼要地说清楚情况，最后说，“这也算是部队和医院‘联姻’，双赢。”

联姻？还双赢？邢克垒不得不承认首长同志的语文水平和他有一拼。

“老大你说的是自己吧？哎，你说等你和嫂子领证了，算是你把人娶到部队呢，还是倒插门嫁去医院啊？”不给赫义城说话的机会，邢克垒连珠炮似的说，“老大你没什么指示了吧，我去‘联姻’了啊。”

看吧，他部下的接受能力和战斗力一样强悍，这就学会灵活运用了。

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忙音，赫义城苦笑。

陆军医院当然不是邢克垒所说的边角废料医院。作为本市医疗水平数一数二的医院，该院对院内医生有明文要求：除了当兵出身，所有没有军衔的医生正式入职前必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新兵训练，且考核成绩合格。所以，哪怕不是“正规军”，米佺依然要和应征入伍的新兵们一样接受严格的训练。

新兵训练遵循男女分训原则，新兵营下辖的男兵连和米佺所在的女兵方队在同一个训练场各自为战。受师部首长委任全程参与的邢克垒，负责对新兵营的训练进行监督和指导。身为少校参谋，邢克垒的单兵作战能力在整个师，乃至集团军都是赫赫有名的，自然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一小队女兵身上。搞清楚米佺的来意，第二天起他就安安心心根据计划辗转转到男兵连。

女兵相较男兵，训练强度已降低，可米佺的体力还是承受不了，尤其是首次完成三公里越野的训练，她体能的承受力已到极限。但即便出现了头晕目眩的症状，她还是苍白着脸出现在操场上。

临近中午，邢克垒正在给男兵训话，训练场九点钟方向忽然一阵骚动。他带着不悦的情绪回头，视线穿过场地投过去，在没有寻找到某个身影时，眉心微聚。

许研珊喊着让女兵们散开，让晕倒的米佺呼吸到新鲜空气，同时掐她的人中。

邢克垒疾步而来，目光触及米佺失去血色的小脸，俯身抱起她向医务室跑去。

米佺醒来时正倚在邢克垒怀里，意识完全清醒后她的小脸腾地红了，挣扎着坐直身体，扬着小下巴表示拒绝。

“要不是你们队长是女的抱不动你，我才懒得管呢。中午吃多少

饭啊，那么沉？”在她逃离怀抱的瞬间邢克垒又恢复了惯常嬉笑的模样，轻易就掩盖了先前眼眸深处涌动的柔情。

米佺病着也不服软：“舍不得你们部队的米饭馒头啊？我偏要多吃，让你们经费超标！”

邢克垒含笑打量她纤弱的身板：“你要是能吃得我们经费超标，我跟你姓。”

米佺做嫌弃状：“谁要你啊。”

倔强的模样像个孩子，邢克垒投射到她脸上的目光不自觉地转为柔和的专注，抬手揉揉她蓬乱的头发，开口时严厉的语气和眼神的温柔极不相符：“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逞什么强？医者不自医，小心我让你考核不及格！”

米佺瞪他：“以权谋私啊你？敢让我不及格，打你小报告！”

还敢威胁他了！邢克垒促狭地捏捏她的手：“表情挺到位。”

米佺抽手打他。

邢克垒也不生气：“借着晕倒这茬儿休息两天吧。放心，有我在，保证让你过关。”

“谁要你开后门！”米佺却不领情，“强健的体魄也是医生应该具备的，要不哪天我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况且这是医院的规定，我也不能偷懒啊。”迎视邢克垒的目光，米佺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认真，“你不是说了吗？一群连队列都走不好的人，不敢想象上了战场是什么样子。我既然选择了陆军医院，就得做到平时为医，战时为军！”

没想到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小丫头片子竟有这样的觉悟。

“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很欣慰。”邢克垒双臂抱在胸前细细打量了米佺片刻，居然拿腔拿调地给她灌输起政治理论来了，“不学习确实会落后，为了今后我们共同进步，也便于我们处理好‘革命同志’关系，就辛苦你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米佺对着月亮发誓，绝对没有要和他共同进步的意思，抓起身后的枕头砸过去表示抗议：“拜托你不要一副为了我将来不‘无知’，现在必须‘妥协’的样子行不行啊？”

“别乱动了，弄到医务室的床单上我可真不管你了啊。”再逗她